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弘仁 1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弘仁 1

總目錄

前言

凡例

試談弘仁及其書畫藝術

魯穎

圖版目錄

圖版

圖版說明

款識

印鑒

四一
四二
四〇七
三九一
二七
二四
一〇
八六

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 · 弘仁 1



編輯委員會

編委會主任：單霽翔

編委會副主任：王亞民 任萬平

周項立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亦曼 王琥 王靜 王躍工 吕成龍

朱藍 姜潤青 張光耀 許仲禮 曾君

楊丹霞 劉輝 魯穎 蘇怡 關琪

本卷主編

魯穎

總目錄

前言

凡例

試談弘仁及其書畫藝術

魯穎

圖版目錄

圖版

圖版說明

款識

印鑒

四一
四二
四〇七
三九一
二七
二四
一〇
八六

前言

「四僧」是指我國明末清初時期弘仁、髡殘、八大山人、石濤這四位著名的僧人書畫家，他們並非出自同一畫派，但因其俱為僧侶或有為僧經歷，且其書畫藝術均能在「摹古」之風盛行的時代以造化為師，勇于創新，獨樹一幟。其書畫，各具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藝術思想，對有清以降的書畫影響深遠。

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書畫作品以內府收藏為基礎，數量極為豐富，但如「四僧」，他們的書畫藝術雖然在清初之際獨樹一幟，却由於政治、藝術等方面的差异，而不被當時主流階層接受，故而在清代內府收藏中極為稀少，《石渠寶笈》中所著錄作品僅有三件半。但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故宮博物院通過政府部門撥交、文物商店收購、收藏家捐贈售讓等方式，使新的作品不斷入藏，補足了清代內府收藏的許多缺憾，其中「四僧」書畫藏品達到了現在二百餘件套的規模，經過了衆多前輩專家的鑒定和整理，無論是在作品數量，還是在質量、題材等各方面均為各館之冠。本次「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畫展」在我院豐富的「四僧」藏品基礎上，精選了其中八十一件套重要作品，并通過諸如展廳氛圍烘托、器物搭配、景觀搭建等新穎的展陳方式，將「四僧」優秀的書畫藝術展示給大眾。

近年來，故宮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向公眾傳播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充分發揮了博物館宣傳、教化的重要功能，依靠自身豐富的館藏資源，通過展覽、出版、多媒體、文創等手段，將保存在這裏的古代文化藝術瑰寶真正為公眾所用。作為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故宮出版」代表著學術與品質。一直從未間斷的「名家大全集」的出版工程，伴隨着故宮博物院更加深化細致的展覽思路，更加服務于資料整理與呈現、學術研究以及更加貼近公眾需要的訴求，也越來越走向完

善。此次《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的編纂，兼顧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本全集除收入展覽中的作品外，還囊括了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法、繪畫以及尺牘在內的全部真迹，是故宮歷次「四僧」題材出版中最為全面的一次，總數達到一百七十五件套。

二、各卷主編在對藏品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以作品創作時代為序，本着逢文必錄、逢印必釋的原則，對入編作品的所有文字信息進行客觀、全面地著錄，著錄文字量達到八萬餘字，并附有故宮藏「四僧」書畫作品印鑒款識輯錄，這一編撰方式在故宮諸多全集、圖錄中尚屬首次。

三、在圖版部分，除盡可能保證圖像質量外，還將以往曾經出版但却未能完整出版的作品圖像補齊補全，使本全集達到了全面、詳細、客觀的反映「四僧」書畫作品的真實面貌。

「四僧」全集的出版，既是對故宮豐富館藏的展示，也是故宮扎實的文物整理、鑒定等基礎工作和深厚的學術研究水平的展示，隨着美術史研究的深入，對書畫流派等方面的研究向着更深入、更精微的方向努力是大趨勢，本套全集就是這一趨勢下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呈現。希望能以此套全集為新的起點，令故宮書畫類展覽及出版物更上層樓，為廣大觀眾和讀者帶來更優質的觀展氛圍和藝術享受。

丁酉年夏
丁巳

凡例

一本套《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共八卷，收錄故宮博物院藏弘仁（二卷）、髡殘（一卷）、八大山人（二卷）、石濤（三卷）四位僧人創作的書畫作品及尺牘、詩文札頁。全書由前言、凡例、論文、圖版目錄、圖版、圖版說明、款識、印鑒構成。

二 「四僧」之名源自這四位書畫家在明末清初之時皆有出家爲僧的經歷，而且這四位畫僧一生所用各種字號較多，有的雖不見于作品款題，但當時流傳甚廣，更因文獻記載頻用而成爲學術界較爲一致的稱謂，如「髡殘」之名；有的雖非其僧名法號，但因在書畫作品款印中習見而被後人所熟知，如「八大山人」之名。故本書在確定作者之名時，或采用其知名度最高的一個稱呼，或選取其在書畫作品中最常用的落款，而非一定用其僧名，以方便廣大讀者的閱讀習慣。

三 故宮博物院所藏「四僧」作品，皆爲一九四九年以後，通過政府部門撥交、文物商店收購，以及收藏家們以售讓或捐贈等方式入藏本院的。經過我院幾代專家的努力，對這些作品進行了鑒定與整理，本套《全集》收錄了其中全部確定爲真迹的書畫和信札，以及個別名氣較大，但老一輩鑒定家有真偽爭議的作品。對於專家一致認定的贗品偽作，則不予收錄。

四 本套《全集》按「四僧」作者分卷。每家收錄的作品將書、畫合在一起，按照創作時間順序統一編排；無紀年的作品，根據其風格特點或相關內容推斷大致創作時間，繫于相近紀年作品之後；無法考訂其創作年代者，則統一置于各家作品最後。

五 本套《全集》收錄的內容包括每幅作品的圖版、基本信息、文字著錄、作者印鑒款識。其中文物圖版包括每件書畫作品的全形和局部，以及全部引首和題跋。在各家作品集最後，附錄該作者常用款識及印鑒，亦全部取自本《全集》所收之作品。

六 本套《全集》的文字著錄內容分爲作品基本信息和款印題跋釋文兩部分。作品基本信息包

括：作品名稱、形制、質地、水墨或設色、尺寸等；款印題跋釋文包括：作者款題與鈐印、書法和信札內容、他人題跋及鑒藏印等。文字著錄本着有文必錄，逢印必釋的原則，對題識中涉及作品創作紀年的內容標注公元紀年和對應的年齡。印章除釋文外，註明印文爲朱文、白文或朱白文；聯珠印在印章釋文中以「、」表示區分。文字內容均以現代標點斷句，以便讀者參閱。

七 每件作品的文字著錄順序大致依據不同形制而定。手卷依次爲：本幅、引首、隔水、尾紙、內外題簽；冊頁依次爲：本幅、對題、裱邊、引首、附頁、內外題簽；立軸依次爲：本幅、上下詩堂、左右裱邊、內外題簽。

八 本書文字采用繁體豎排。在著錄的釋文與印文中，因原作作者用字情況非常複雜，難以統一，故本套《全集》對此作區別處理，除行草書寫法、避諱字等情況作標繁處理外，其他根據四僧各自的書寫習慣酌情加以保留，不作統一更改。

九 對于作品中抄錄前人詩文出現的脫衍倒訛等情況，均保留其原貌，不做統一與訂正。個別借助其他材料可明辨的誤字或缺字，或作者在作品上自行訂正的內容，均在此字後以「（）」標示出來。作品中款印模糊難辨、殘缺不全、無法釋讀者，以「□」標示；能作推斷的字，則在此字外加「□」，以示區別。

試談弘仁及其書畫藝術

魯穎

一 弘仁作品研究、展覽綜述

十七世紀的中國，正值明末清初，是一個王朝交替、人心惶惶的動蕩時代。然而，「國家不幸詩家幸」，在藝術史上，這段動蕩激烈的時代却是畫家創作力最旺盛的時代之一，出現了許多風格創新、各具特色的畫家，弘仁就是其中之一。弘仁是封建傳統體制下的典型文人，能詩善文，尤擅繪畫，以一介儒生逃國破家亡而遁入空門，放逸山水間，寄情書畫中，形成了具有個人獨特藝術風格的虛靜澄懷、荒疏冷逸的畫風，對後世山水畫創作影響極大。與髡殘、八大山人、石濤并稱「清初四畫僧」，又與同鄉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共稱為「新安四大家」，其繪畫在明清之際獨樹一幟，對於徽州地區，更具有開創性的歷史意義。周亮工在《讀畫錄》曾稱：「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漸江足當雲林。」

關於弘仁及其繪畫的專題研究，始于民國時期，黃賓虹、許承堯等新安文化名流着力關注並搜集弘仁的相關材料，在黃賓虹《漸江大師事迹佚聞》和許承堯《歙事閑談》等著作中，聚焦了弘仁生平事迹和弘仁繪畫風格的研究，通過二人的文章和題跋品評，我們可一窺民國時期弘仁資料研究狀況。同時，黃、許二人傾力搜尋弘仁的傳世畫作，如弘仁的代表作之一，安徽博物院收藏的《曉江風便圖》即是許承堯所捐贈。曾任神州國光社編輯的黃賓虹就曾用玻璃版影印《漸江上人山水冊》，底本即是故宮現所藏《雲林標韵圖冊》，但對開題跋僅影印湯燕生一家。故宮現藏一套《山水圖冊》有一九三八年黃賓虹觀後題，《林樾一區圖卷》尾亦有一九四四年其題跋。歙縣汪孔祁所編，一九四八年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刊印的《新安畫派》圖集，弘仁居首位，不過竟將弘仁的代表作《幽亭秀木圖軸》錯放在江注名下，此圖現藏故宮博物院。張大千也偏愛對「四僧」作品的收藏，曾刻「大風堂漸江髡殘雪箇著墨緣」之印，《大風堂名迹》就收錄有弘仁的《黃山蟠龍松圖軸》《西園坐雨圖軸》。

一九四九年後，汪世清先生在黃賓虹、許承堯等先輩的基礎上開展了對弘仁的史料考據工作，于一九六四年（一九八四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所編纂的《浙江資料集》，對於漸江的傳記、作品跋文、評述等資料做了詳盡的搜集和考證，是當今國內學術界研究弘仁普遍采用的基本參考書。

展覽方面，一九六四年，弘仁逝世三百周年之時，中國美術家協會、安徽博物院曾經聯合舉辦「漸江大師繪畫展」，並從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等一些國內機構，及羅銘、錢鏡

塘、江宏等私人收藏家借展，共展出三十四件（套）弘仁作品，出版了《浙江大師繪畫展覽目錄》，可惜僅五幅作品有黑白影像。

一九八四年五月，安徽省召開了「紀念浙江大師逝世三百二十周年大會暨黃山畫派學術研討會」，中外三百多位研究有素、享有盛名的專家學者應邀參加，誠藝林之盛事，并出版論文集《論黃山諸畫派文集》。這次會議掀起了新安畫派、黃山畫派研究的高潮。配合此次會議還舉辦了「浙江暨黃山畫派名作聯展」，共有二十三家博物館、院和其他文物收藏單位以及五位個人收藏家參加，展出弘仁等三十五位畫家的二百四十件作品，隨後挑選出十一位畫家的八十四件作品集成《明清安徽畫家作品選》，其中弘仁作品二十七件（套），這也是弘仁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展示，又尤以故宮所藏占比最高。

專著方面，鄭錫珍先生在一九七九年著有《弘仁·髡殘》，陳傳席教授在一九八八年著有《浙江》，一九九六年著有《弘仁》，單國霖先生在一九九八年著有《弘仁》，以上幾本專著都是國內學者在研究弘仁方面比較權威和系統的。一九九九年故宮博物院出版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六十冊，《四僧繪畫》作為其中的一冊，收錄了「四僧」的代表性作品。

研究論文方面，涉及「弘仁」的有百餘篇，有的從弘仁的藝術特點，有的從生平經歷，有的從黃山的紀游寫生，有的從與倪瓈的對比等角度進行論述，其中不乏一些專業性很强的研究力作。

弘仁的畫作還有一些流傳于海外，像是美國檀香山美術館《秋景

山水圖軸》、大都會美術館《黃海蟠松圖軸》、納爾遜美術館《山水圖軸》等。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學者高居翰首先開始對弘仁等安徽畫家和黃山畫派進行專題研究，出版了《黃山之影》集并策劃安徽畫派專題展覽，三聯書店二〇〇九年翻譯出版了高居翰在七十年代所著《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一書，書中運用圖像對比說論述弘仁的筆法、構圖及師承。日本泉屋博古館收藏有弘仁的早期作品《竹岸蘆蒲圖卷》和晚年作品《江山無盡圖卷》，因此也有部分日本學者對於弘仁及其黃山畫派有關注和研究。

此次故宮舉辦「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畫展」，並將「四僧」作品結集出版，院藏弘仁作品全部收錄全集中，對於國內研究者來說大有裨益，無論從作品內涵的藝術風格，還是外延的題跋款印、收藏流傳等信息，都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使得弘仁的研究更多地從作品的本體入手，從而構建出弘仁繪畫在美術史中的重要地位。

二 弘仁生平簡述

弘仁（一六一〇—一六六四年），俗姓江，名韜，字六奇，又名舫，字鷗盟。為僧後法名弘仁，字無智，號漸江，別號梅花古衲。

弘仁一生是清寂孤苦的，他出生于安徽歙縣江家塢，江氏乃當

時歙縣的望族，然而弘仁幼年父親亡故，家道中落，與母親相依為命。他曾拜當地名儒汪無涯為師，研習五經，準備參加科考。在此期間，他「嘗掌錄而舌學，以鉛塹膳母」，過着非常清苦但却事母至孝的生活。王泰徵在《漸江和尚傳》記載了他曾為母親「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的經典故事，可見他是一個孝子。但因國運更替，弘仁遂絕意科舉，終生不仕，且一生不婚，母歿後，為償還為母治喪的費用，以至勞累成疾。

弘仁三十六歲時，即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清軍大舉進攻徽州，同鄉金聲和他的學生江天一組織軍隊奮起抗擊，但後來均告失敗，徽州陷落。部分抗清志士轉入福建，投奔唐王政權。弘仁同老師汪無涯也跟隨去了福建。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六月，清軍進一步南下，進攻福建，唐王被執。弘仁到達武夷山後，同一批跟隨唐王的志士仁人躲進武夷山天游峰一帶的深山中，以至有「不識鹽味且一年」之嘆。爾後，他同汪沐日、汪蛟、吳霖等人一起在幔亭落髮，皈依名僧古航道舟禪師，開始用法名弘仁，又自取字無智，號漸江，此後，便不再用俗姓俗名。

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弘仁自武夷山回到歙縣。自此，他的一生的主要藝術活動集中于安徽和江蘇一帶，根據現存的有年月可考的畫作及其中的題跋可知，弘仁先後居住的地方有歙縣、宣城、蕪湖、豐溪、南京、休寧、鄱陽等地，并赴揚州、杭州、廬山諸地游歷，主要的活動範圍則是「新安畫派」的發源地——歙

縣。在歙縣期間，弘仁居五明寺中，將自己居住的小室取名「澄觀軒」，即取六朝宋時畫家宗炳「澄懷觀道」之縮語。在此期間弘仁歲必數游黃山，他有一方印，印文是「家在黃山白岳之間」，可見山水游歷是他一生藝術生活的重要內容。儘管遁入佛門，弘仁並沒有沉浸在坐禪誦經中，而是尋山涉澤，吟詩作畫，儼然方外人士。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六月，五十三歲的弘仁最後一次游黃山。年底，本已身體虛弱的他仍赴江西鄱陽，欲與好友王煒游覽廬山，由于大雪封路一直到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得以買舟渡湖，了却游覽廬山的願望。六月初，自廬山返歸，又在豐南停留數日，在此放舟西下時受了風寒，回到五明寺後便一病不起。康熙二年十二月八日，距離他去世十四日，弘仁畫了他最後一套冊頁，共計八開。去世前一日還作畫三張，送給貧家以助其度臘。這一年的臘月二十二日（一六六四年一月十九日），弘仁病逝于五明寺，一個月後在披雲峰下筑塔安葬。湯燕生宣讀了誄文，程守書寫碑文，許楚撰寫塔銘，門人按照弘仁生前遺願，在塔的周圍遍植梅花數十株。

有關弘仁身世的文字記載，最早應為去世之次年，即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王泰徵所作《漸江和尚傳》，以及程守所作《故大師漸公碑》。後又有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許楚所撰《黃山漸江師外傳》和殷曙所撰《漸江師傳》，由於距離弘仁去世時間較短，因此所述史實可信度較高，後世所續作傳記，也多依據上述之傳記。

在地方志中也有關於弘仁的傳記資料，如康熙六年（一六六七

年）刊本弘眉輯《黃山志》，其次爲程弘志纂修之《黃山志》，收有《漸江小傳》，內容頗多王、程、許、殷文所無者，是書爲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刊出。其後閔麟嗣之《黃山志定本》則亦據此而有所修改，爾後爲《歙縣志》（刊于康熙二十九年），首次提出弘仁名號字鷗盟，其後趙吉士《徽州府志》（刊于康熙三十八年）則又據此略加修改。以上爲記述弘仁生平及藝術活動之主要文獻。

有關弘仁出家的時間，是目前學界爭議最激烈的一個問題，

同時代的記錄即有兩種：第一種源自王泰徵《漸江和尚傳》「烏聊既定之明年，……一日，作幔亭游……因歸古航禪師圓頂焉」，程弘志《漸江傳》、閔麟嗣《弘仁傳》、康熙年《歙縣志》、趙吉士《徽州府志》皆從之。「烏聊既定之明年」是指清軍攻占歙縣的第二年，這個時間應爲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這是目前較爲普遍的說法；第二種源自程守《故大師漸公碑》的「報齡五十四，僧臘二十一」之說，殷曙《漸江師傳》從之。按照此種推法應該是在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弘仁三十四歲之時，這就與一般認爲弘仁爲明代遺民，爲守節避亂而出家的觀念相去甚遠。

出家的時間節點，對於明末清初的畫家來說，是劃定「逸民」和「遺民」的重要依據，其作品也多會被烙印上政治色彩。上述史料皆出自弘仁同時代人的記錄，然而這些史料或語焉不詳，或本身

即文學性詩詞，都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目前在國內發現署名江韜

的作品祇有三件：第一件是《秋山幽居圖扇頁》，款識：「甲戌秋寫爲靈運詞壇。江韜。」時年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年），二十五歲。第二件是《新安五家岡陵圖卷》，款識：「己卯春日爲生白社兄壽。弟江韜。」并有「六奇」朱文長方印，時年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三十歲。第三件爲《天池石壁圖軸》，款識：「子久天池石壁遺意。爲明志法師寫。江韜。」未署創作年代。前兩幅藏于上海博物館，後一幅著錄于容庚《頌齋書畫小記》。而采用僧號署名有紀年的作品，最早應爲廣東省博物館藏《蘆江秋泊圖扇頁》，款識：「爲介承居士設意并題。庚寅八月廿四日，漸江僧。」〔一〕時年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年），四十一歲。在這之間十年中，均無有紀年作品流傳或著錄，也可算是奇怪之事。有傳說弘仁早年一直尋訪倪瓈的原作真迹，後在豐溪吳氏商人家中看到，他仔細研究這些倪瓈的畫，最後毀掉了他的所有早期作品，因爲這些畫已經不再使他滿意了。〔二〕因此根據畫作款署也不能準確反映出弘仁出家的具體時間。

根據學術界目前的資料和研究觀點，弘仁出家時間應在一六四三年至一六四七年之間，其出家伴隨着清軍南下、政局動蕩的大環境，至于他是否直接參與抗清活動，由於自己與其友人對此

〔二〕

朱萬章：《疏淡冷寂的遺民風格——解讀弘仁及其藝術品格》，《中國書畫》二〇〇五年四期。
黃賓虹：《賓虹題畫》：「漸師交吳不炎，得見雲林真迹，盡將前所作銷毀。今見漸江畫，以庚子後爲多。」汪世清、汪聰編：《漸江資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一四二。

避而不談，並無確證。弘仁一生不婚不仕，不願與政治人物往來，其交往對象多為隱居不仕之士和僧道同人。同時，他在詩文中也常

常表露出消極避世的態度，對元遺民倪瓈的追慕和對朱明王朝的追思，作品亦祇用甲子紀年等等。可以說，弘仁是明朝的「遺民」，確切地說應該是明朝的「逸民」。雖一字之差，但是明清之際的論者對二者却辨之特嚴，前者多指被動之屬性，後者則是主動之意願，揭示了人生態度、價值立場、情感狀態及生活方式的主動選擇。弘仁亦有詩文：「瓦缶雷鳴可唱酬，不如歸去任扁舟。驅毫吮墨披襟坐，夢裏名山筆下求。」^{〔三〕}在這樣一種環境下，自己成爲了一個無主可戀，無國可依，亦無家可歸的文人，祇有寄情于山水畫作之中。好友程守在《念江鷗盟》一詩中曾寫道：「泣歌自禁宜稱客，家世全非肯作僧。山水新安原大好，歸來況可共登臨。」可見落髮爲僧並非弘仁之本願，祇是在特殊境遇下的無奈之選。

此外石谷風先生曾據安徽博物院一九八七年自歙縣購藏的《新安東關濟陽江氏宗譜》，將弘仁的族名定爲「一鴻」^{〔四〕}，其侄江注也被認定爲從弟，但亦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五〕}。因未在學術界達成一致共識，所以僅作補充說明。

三 故宮藏弘仁繪畫作品

- 〔三〕 弘仁：《偈外詩》，《浙江資料集》，頁四〇。
- 〔四〕 石谷風：《新發現的〈新安東關濟陽江氏宗譜〉——有關浙江史料的初探》，《文物天地》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 〔五〕 汪世清：《江韜不是江一鴻》，《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 〔六〕 楊自發跋弘仁：《黃山圖冊》，故宮博物院藏。
- 〔七〕 汪世清、王聰編：《浙江資料集》，頁五八。